

吸血獠

周文涛 著

海洋出版社

项目策划：阎安
丛书统筹：白羽工作室
责任编辑：阎安
特约编辑：孙健 李文雅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吸血獠/周文涛著. 北京：海洋出版社,2005.5
(幻城 系列)

ISBN 7-5027-6192-6

I.吸 II.周 III.科学幻想小说 中国 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94080 号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(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)

北京华正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 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180 千字

印数：1~10000 册 定价：18.00 元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第一章. 谁在我的身体里

那天是6月28日。下午，周文独自一人去了孤峰园。

孤峰园在沼南城西，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。夏天里一有闲暇，周文总喜欢爬到园中那座假山上乘凉。

天原国的6月还未到仲夏，只是这一年的暑热似乎来得太早了……

周文又一次攀到了假山石顶上。

阵阵微风从湖面上吹过来，清清凉凉的，带着荷花与荷叶的清香。举目望去，曲折古朴的游廊环绕着碧绿的湖水，这一切让人心旷神怡。

突然有一个稚嫩的声音在他耳边大叫了一声：“把我的身体还给我！”

“呃？！谁？！”周文浑身的汗毛登时倒竖起来。紧接着，他像中了邪一般，身不由己地从假山石上一头栽了下去。

这一刻，正是下午1点37分。

其实对周文来说，从一人高的假山石上跳下来实在算不上什么难事，以前他曾经尝试过许多比这更危险的动作。

谁知这次却不同，他自高处落下，触地的瞬间，双脚鬼使神差般地一缩，随即身体便失去平衡，往前直扑出去。惊恐中，他下意识地一伸手，不料却重重撑在游廊的红漆栏杆上。

“咯——”

一声脆响，相伴袭来的是钻心的疼痛。

“啊！”周文脱口痛呼，他发现自己的左前臂瞬时已向上弯成了一道奇怪的弧形……

是谁？谁在说话？

听那个声音奶声奶气的，应该是个连乳牙都没有出全的小男孩儿吧。可是回望假山石上，哪里有什么人？除了树叶哗哗乱响，根本连鬼影子也看不到半个。

鬼影子？难道……真的见鬼了？！

周文匆匆忙忙从孤峰园中逃了出来。他的脑子里塞满了那个奶声奶气的声音，挥之不去。于是，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恐惧感油然而生，尽管太阳仍旧是刚才那要把人熬出油来的架势，周文却浑身直冒冷汗。

刚才在他耳边说话的人到底是谁？像这样来索要他的身体会是恶作剧吗？

周文不敢深想，何况这时手臂也着实疼得太厉害了，就像有小刀在里面乱挖。他不敢捧着断臂去挤公交车，只得硬撑着走了六站路，进了家附近的善人桥医院。

排队，挂号，就诊，一通折腾，又拍了张X光片，从年轻的正骨医生那里得到的诊断却是周文最不想听到的——“骨头断了”。

“啊？真的断了？”周文沮丧得想骂人，看来妈妈的一顿说教是不可避免了。

年轻的医生瞟了周文一眼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他扬起袖子把周文的五根手指逐一往外拔拉了一遍，然后握紧断臂往反方向用力一拗。“咯咯咯”一串脆响，似乎比跌断的时候还要响亮。心惊胆战之余，周文只觉得手臂一阵酸痛……

那个年轻医生的技术似乎还不错，还没等周文叫出声，已经拍了拍手，果断地说：“好了。”

吊着个上了夹板缠着绷带的左手，周文觉得自己就像就像电影里光荣负伤的战士。他实在搞不懂，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无缘无故的，竟弄出这种事儿来。

不会是因为这次报考沼南学院的事情太顺利了，连老天爷也嫉妒吧？

他开始胡思乱想。很快，他发现今天的怪事还真不是一般多。

路过善人桥的时候，那里围了一大群人，而且不时地朝着桥下指指点点，也不知在议论些什么。周文好奇心起，从人缝里探出头去，见两个联防队员正从河里捞起一具硬邦邦的死尸。

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，朝天半张着嘴巴，直挺挺已经死透了。她的身体只剩下一层皮，似乎全身的血液都被吸干了，就像恐怖电影里的干尸。两只手被河水泡得惨白，让周文联想到死鱼的肚子和女人涂在脸上的面膜。

周文从来没看到过真正的死尸，所以尽管很害怕，却也很好奇地踮脚伸头想看看清楚。不料才望过去，就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心腾地蹿上后脑勺——那死尸的脸竟然似曾相识。

那尸体的眼皮微微张着一条线，瞳仁半露着，死灰般的眼神刚巧与周文的视线撞到一处。周文本能地后退了几步，无意中牵动了断臂，疼得他呲牙咧嘴。

几个无聊的围观者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随口调侃道：“瞧这小哥脸白的，撞见鬼了吧？”

周文突觉后背凉嗖嗖的，掉头就跑，引得后面一阵大笑。

周文抑制不住心头那种惶恐，一溜烟地奔回家里。

见儿子伤得这么严重，母亲陆萍大吃一惊，心疼得眼泪都下来了。等问清情况，她把周文狠狠埋怨了一通。她从这次跌断手臂，一直追述到三年前弄丢了一辆崭新的脚踏车，而这归纳起来都是因为周文不听话的缘故。直到说得累了，她才想起打电话到警卫署，想把儿子的遭遇告诉给他的父亲周子佟，好让周子佟早些下班回家，多照顾照顾周文。谁知警卫署那边好像遇到了什么重大的案件，一时半刻找不到人。

这天，周子佟直到深夜十一点半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。他大概是被母亲陆萍责备得心烦，坐进藤椅里也开始抱怨下午警卫署遇到的那件离奇的案子。

“尸体浑身的血都被吸干了，真是变态……”

周文心里一动，蓦地想起了善人桥下那具死尸。他打断父亲的话问：“是死在善人桥下面的那个吗？”

“怎么，你看见韩梅了？”周子佟不经意地看了儿子一眼。

“韩梅？哪个韩梅？”周文搔了搔后脑勺，不明所以。

周子佟唉声叹气地摇了摇头：“就是那个死者。她是附近善人桥医院妇产科的主任，当年给你接生的就是她。她的天灵盖还破了一个口子，脑髓也全被吸光了……”

“啊？！”周文本能地一抖，受伤的左手撞在桌角上，一阵钻心的疼痛让他立刻叫出了声。

世界怎么一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这一切，该不会是有什么特别的因由吧。周文不敢去想，因为他觉得害怕。

“咦，你脸怎么这么白？”见周文抱着缠满绷带的左手，满脸痛楚，周子佟终于露出惊讶之色。而后，尽管周文一直推说没什么事，他还是放心不下，小心翼翼地揭开绷带看了看。这一看，周子佟顿时吓了一跳，儿子肘弯的皮肤青里泛黄，都快肿成一只大馒头了。陆萍就更是眼泪汪汪地埋怨他不关心儿子。于是，此后三人都几乎一夜没睡，周文是疼得睡不着，周子佟和陆萍是担心儿子。

第二天，周子佟夫妇特意又请了半天假，到善人桥医院托一个熟识的医生复诊，又拍了一张X光片，从手腕一直到上臂，这才发现周文肘弯处也是粉碎性骨折，当时竟没有发现！不幸中的大幸是没有错位，那个医生就建议不要再矫正了，由着伤臂消肿后慢慢恢复。

这么一折腾，周文愈发没了精神，他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，昏昏沉沉一直睡不踏实。而且，从那一天起，他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仿佛能听见那个稚嫩的声音在耳边清晰地说——

“把……我……的……身……体……还……给……我……”

每每这声音响起，他就不寒而栗。

周文不知道自己在这种折磨下究竟躺了多久。从父母每天带回来的消息看，后来的日子外面似乎也没有再闹出什么更邪乎的事情，世界仿佛又回复了往日的宁静。只是总躺在屋里，无聊的时间太长了，周文真怕自己会发疯。

这天，终于有人给他带来了一些刺激。

郑蔚来的那天，天气格外闷热。周文一直躺在竹椅上闭目养神，听见有人敲门也懒得去理，倒是母亲陆萍急忙丢下手头的活计，趿着拖鞋赶去开门。

“嘿嘿，阿姨好！我来看看周文。”

探头探脑的瘦长男生站在门口，带着一脸傻乎乎的笑容。这是周文从小到大的玩伴兼同窗兼同桌，平素这家伙最喜欢搜罗些稀奇古怪的事情，然后搬到别人面前加油添醋地演绎。偏又赶上周文就是爱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于是两人就成了连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密友。

“欢迎欢迎！”母亲陆萍堆起满脸笑容把郑蔚让进来，“哎呀，这么热的天，你还跑过来……”

“应该的嘛。”郑蔚笑着转向周文，“谁让我们是好哥们儿。”

“还说是好哥们儿呢。这么长时间连面都不露一下。”周文有些没好气。

郑蔚讪讪笑了笑：“谁让我没你那么好的命，同样去考沼南学院，你第一批就通过了，而我却得为参加扩招补考拼命。”

“人家郑蔚好心来看你，你怎么还对人家阴阳怪气的。”母亲陆萍在一旁替郑蔚抱不平。

“我哪有阴阳怪气的？您就知道数落我。行了，您去忙您的吧，别管我们了。”周文怕母亲再唠叨，起身把她推出了自己的卧室。

回过头来招呼郑蔚坐下，周文随口问起他报考学院的情况。

“没问题，超常发挥。”说起学院刚结束的扩招补考，郑蔚的脸上少有地眉飞色舞，“我估计我们还可以继续当同学，这次进沼南学院绝对没问题！”

“哦，那好啊。要是身边没有你这么个爱散布怪事的家伙，我可能还真的不适应呢。”周文开玩笑地说。

郑蔚怔了一下，随即挠挠头，呵呵傻笑了几声：“哎，对了，我还真的又得到了一个足够刺激的消息。你知不知道，孙蟾丝死了。”

“孙蟾丝？”周文摇摇头，颇有几分意外。

郑蔚嘴里的孙蟾丝是他们当初的老师孙永寿，人长得又瘦又长，最拿手的本事就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到右下角，让那些个儿矮的女生只能跳着擦黑板。这个外号是周文他们一拨调皮鬼起的，因为孙永寿右手的虎口处有条很粗的伤疤，像极了爆蟾面的浇头。

印象中，那孙老师为人刻板得离谱，在学生中的口碑自然很差。当年周文因为上课时跟女生讲话，被他当众臭骂了一通，还被他手里的粉笔头重重扔中鼻梁。为这事，周文当时恨那孙老师入骨，一度发狠说要把孙蟾丝推到茅坑里淹死，让他遗臭万年！

“还记得你当年发过的誓言吗？”郑蔚朝周文身前凑了凑，附在他耳边有些不怀好意地笑道，“给你说着了，他真的是死在茅坑里了！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干的？”

周文倒抽一口冷气，使劲白了郑蔚一眼：“真的假的？难不成是上茅坑不小心摔下去了？”

郑蔚摇摇头，声音忽然显得略有一丝异样：“孙蟾丝死得太离奇了。尸身塞在巷口的茅坑里，上面叮了一大堆苍蝇，臭得要命，是一个吃坏肚子的老头儿发现后报的案。听说孙蟾丝脖子上有一处牙印，浑身的血好像都被什么东西给吸干了，身体干瘪得像个木乃伊！”

周文心中“咯噔”一声，霎时脸都白了，噤声道：“又是一个！”

郑蔚很奇怪，他看了周文一眼，问：“什么叫又一个？难道还有别人……”

周文缓缓点了点头，把路过善人桥看见韩梅那件事告诉了他。

郑蔚听得目瞪口呆，过后直是羡慕周文运气好，居然还亲眼看见了案发现场。

真是孩子气！周文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末了，郑蔚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凑近周文道：“有人怀疑那附近可能藏有巨型吸血蝙蝠，好像警卫署还特地从沼北市请了几个研究异类魔怪的专家来验尸。哎，你说我们这附近有没有可能真的存在吸血魔怪？”

周文不置可否。他发了一阵呆，嘀咕道：“孙蟾丝可真惨！”想起他一辈子住在谭家巷那间破旧的平房里，连上厕所都得跑到巷口的茅房去，他心里着实觉得有些可怜。

郑蔚看他精神不大好，就起身告辞了。郑蔚走后，周文仍躺回到竹椅里想心事。不知为什么，他总觉得有几分对不住那个死得莫名其妙的孙永寿，就好像孙永寿是让自己给咒死的。就在此刻，他隐隐约约又听见有人在耳边冷笑，那个声音……

竟又是他想忘却忘不了的。

一缕彻骨的寒意直冲头顶，周文顿时又出了一身冷汗。

郁闷的夏天终于过去了。

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不过年轻人新陈代谢旺盛，骨头愈合得很快，到初秋的时候，周文的手臂总算彻底从那些烦人的夹板和绷带间解脱了出来。

9月12日是周文到沼南学院报到的日子。这天上午，他起得很早，但到达沼南学院的时候，却发现学院里面早已是人山人海。

沼南学院在沼南城的西南，大概可以算得上是天原国内最著名的一所综合学府了。

从开在四景街尽头的正门进来，学院里似乎到处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的气氛，让人的心也随之浮躁起来。周文看了看周围，几乎所有新生都有家长陪同，只有自己是孤家寡人一个。他不禁有些后悔没让父亲也请假陪自己一起来。

混在人群里，周文费了不少劲才挤进了办理报到手续的大礼堂。只见那里面一条长龙曲曲折折，连插根针的地方都没有。室内的温度更是高得惊人，快要把人给烤熟了。这学院给周文留下的第一印象简直糟透了。仿佛到处都是一坨一坨挤在一起的人，个个汗流浹背，火气也特别大，好像吃了枪药一样，嗓门又响，还七嘴八舌纠缠不清，弄得整个大礼堂就像个闹哄哄的集市，浑没有半点象牙塔的气氛。

在闷热的大礼堂里坚持了整整三个小时，周文好不容易办完了那些颇是繁杂的入学手续。本来应该再去后面的生活管理处领些生活用品，那里此时的秩序却比大礼堂还乱，周文走到那附近时就已望而却步。他有自知之明，自己实在挤不过去。

“这位同学，你领到生活用品了吗？”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不知从哪里走过来。他叫住了周文，皱着眉头打量这个正四下乱逛的学生仔。

周文有些无奈，抱怨道：“管理处太乱了，我实在挤不过去。”

那中年男子“哦”了一声，嘴里嘀咕着：“今年的新生太多，安排的人手又不够，真是没办法……”

他要了周文的入学凭证，敲开生活管理处的边门走进去，不大的工夫，就捧了一套脸盆和被褥出来，有些气喘地把东西放在周文脚下。

“东西比较多，要不要帮你送宿舍里去？”

这个变故很是出乎周文的意料，他似乎愕然良久才想起向那中年男子点头致谢。

这是周文进入沼南学院后认识的第一个好人，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，原来他竟是沼南学院的校长沈冀北。

周文的宿舍在校区最北面的9号楼403室。让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在这里他见到的头一个室友居然是郑蔚。

好友又变成了室友，这多少令周文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，看来他与郑蔚还真不是一般有缘。可惜两个人都已辛苦了大半天，疲劳把开心的情绪冲淡了，不然真该为这种缘分好好庆祝一下。

郑蔚把铺盖和生活用品堆在自己床铺上，懒得整理。他起身跟周文打了个招呼，说约了父亲出去吃午饭，问周文要不要一起去。

周文笑着摇摇头，推说太累，回绝了。郑蔚也没有勉强他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自顾自地离开了。

郑蔚离开后，周文又忙活了好一阵子，勉强安顿好自己的一切。他的床铺靠西，同宿舍里后来又来了两个外地人，程文远和刘子枫。巧得很，那两个年轻人竟也是老乡，都是从很远的麓宁城来的。他们见了面自然也很是亲切，叽哩咕噜说着家乡话，听得周文一头雾水，最后只得铺开席子，支起蚊帐，跌在床铺上倒头睡去。

这一觉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半，周文才被程文远他们的说话声吵醒了。他睁开眼睛，见郑蔚也已经回来。

“起来吧，咱们到外面去逛逛，熟悉一下环境。”

周文几乎是被郑蔚从床上硬拉起来的。他本来仍觉得疲倦，却也不愿扫了几个室友的兴致，只好勉强答应一声，用冷水洗了把脸……

从宿舍里出来，几个男孩开始在校园漫无目的地闲逛。

正是黄昏时分，夕阳映照着沼南学院的校舍，白天一直乱糟糟的校园这时候也有了几分沉静的书卷气。

周文走在郑蔚身边，一路上，与程文远和刘子枫卷着舌头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，说笑了一阵，四个年轻人慢慢熟稔起来，话题也多了。

“喏，看见那个长头发的女生了吗？那可是我们班的美女耶！”又走出一段路，刘子枫忽然朝前方努努嘴，说道。

“哪里哪里？”大概是对“美女”两个字特别敏感，程文远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连忙伸长了脖子四处寻找。

周文顺着刘子枫的目光望过去，只见三个女生正手挽着手从另一个方向走过来，左边一个留长头发的女生身材颇是不错，只是隔得远了，面容看不大清楚。

程文远眯起眼睛盯了一会儿，一脸色相道：“长得还真是挺漂亮！喂，刘子枫，你怎么认识她的？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早上报到的时候她就排在我前面，所以就认识了。她叫……”刘子枫略想了一下，回答道，“她叫李瑾瑜。”

说话间，那三个女生已渐渐走近。周文留意打量了一下刘子枫口中的这个美女。

什么美女，只不过皮肤白净点儿，长相秀气点儿而已！

周文有些不以为然。

三个女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边的男生四人组，那个李瑾瑜甚至还主动朝刘子枫笑了笑。刘子枫见状，便大大方方跟李瑾瑜打了个招呼。三女四男都站下来，彼此介绍。和李瑾瑜一起的两个女生一个叫纪芸，一个叫戴淑贞，都跟周文他们是一个班的。

大家寒暄了一阵，李瑾瑜大概是察觉到男生们有点献殷勤的味道，心里不免有几分好笑。本想找借口拉两个女伴离开，谁知无意间看了一眼旁边的周文，却登时被吓了一大跳——

周文的头顶上漂着一个半透明的影子。开始的时候，李瑾瑜并没有太注意。这时定睛细瞧，才看出那影子的形貌像个发育不全的胎儿，双目紧闭，嘴巴半张着，脑袋和身躯干干瘪瘪，四肢细得像芦柴杆，只是一双脚埋在周文的头发里，样子说不出的诡异吓人。

周文见这陌生女孩子不时用古怪的眼神朝自己的头顶上看，觉得很奇怪，下意识地搔了

搔头顶，问：“我头上有什么东西吗？”

李瑾瑜清清楚楚看见周文的手穿过那个胎儿的身体，在自己的头发上来回搔动，她刚想说句什么，就见那胎儿突然睁开了双目，从空洞洞的眼睛里射出一种冰雪般寒冷的光芒，那光芒就在李瑾瑜脸上冷冷扫过。

李瑾瑜猛地打了个寒颤，随即变了脸色。她一把拉住纪芸的手——

“我累了，咱们回宿舍去吧。”

……？！

和女孩子们分手后，刘子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盯着周文道：“李瑾瑜好像对你蛮有意思的嘛，这里这么多人，她偏偏老是盯着你看！老实交待，你们是不是早就认识？”

程文远和郑蔚在一旁就也跟着起哄逼供。

周文一头雾水：“哪有的事，我是头一次见她。”

李瑾瑜的确是头一次见到周文，但她不知道，这个人将改变自己的一生。

有些事情，就是神仙也不可能知道的。

回到4号楼304室的宿舍，李瑾瑜立刻就给远在西昆市的爷爷打了个电话。现在她真的是很关心周文，只不过她所关心的并不是周文这个人！

“那是个怨灵，你同学已经被它侵害了。”

等李瑾瑜把周文头上附着半透明的胎儿的事描述清楚，电话那面的爷爷给了她这样的结论。

“怨灵？”李瑾瑜一愣，追问道，“这种魔怪不是早已从这个世界上绝迹了吗？”

“传说虽是这样，看来也难免会有例外。那个怨灵多半跟你的同学有某种血缘上的关系，所以才能附在他身上。你自己造张普通的玉神符吧，不用怕，怨灵的力量在魔怪中属于很弱的那一种，印个玉神符上去就足以除掉它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既然看见了，总应该施以援手。”爷爷的声音顿了一下，又道，“不过，你一个人在绍南读书，万事要小心，轻易不要把家传的本事露给外人，如果别人知道你懂首穷派嫡系的法术，很容易招惹是非的！”

“知道了，爷爷，您放心，我自自有分寸！”李瑾瑜应了一声。

挂断电话，李瑾瑜钻进蚊帐里。趁纪芸和戴淑贞出去洗澡，她盘膝坐在凉席上，用热水调了些朱砂，取了枝毛笔舔饱，忽然想到，画在符纸上太露形迹，让人看见了起疑心，不好！嗯，还是画在手心上吧，抽空儿拍在周文身上，到时就当是打招呼。

她提笔在自己左手掌心上弯弯曲曲画了一道符印。画好后，又把手掌凑在灯光下仔细端详了几遍，确认无误，便把那符印轻轻吹干……

二

第二天一大早，体能教官就到宿舍这边挨屋叫新生们起床。

由于被邻床的纪芸打呼噜弄得一夜没睡好，李瑾瑜忍不住偷偷躲在被窝里多赖了一会儿，结果等她洗漱过后赶来操场，新生第一天的特训都已经开始了。

凶神般的体能教官板着一张黑脸，恶狠狠地把李瑾瑜训斥了一通。不过与其说是训斥李瑾瑜，倒不如说是在借机给所有新生们来个下马威。所以，李瑾瑜虽然觉得自己有些冤，却也没有辩驳什么。

接下去的一天简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挨过来的。好不容易熬到太阳即将下山时，新生们才终于盼来了解散的哨声。

李瑾瑜一屁股就地坐倒。紧接着，周围那些被累得半死的女生们也相继倒下了一片，叫

苦声、抱怨声转瞬间此起彼伏地响起来，每个人的骨头都好像要散了一样。

看来，沼南学院出了名的地狱式体能特训还真不是一般的难应付。唉，真是自讨苦吃。对这些到名校读书的年轻人们来说，苦日子恐怕今天只是开了个头啊！

李瑾瑜这样歇了一会儿，正想起身舒展舒展筋骨，忽然看见穿着汗背心的周文从不远处走过来。此时，周文拎着一包换下的衣裤，显得同样疲惫不堪。那只常人看不到的怨灵依旧顶在他的头上。

“咦？那家伙不就是……”

李瑾瑜来了精神，霍地一翻身跳起来。正好这时周文与她擦肩而过，李瑾瑜反应奇快，伸手就在周文的肩膀上轻轻一拍：“嗨，楚西陵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”这一掌打在周文的肩头上，掌心的玉神符就顺势印在了周文身上。

周文只觉得肩头一阵炙热，猛然惊觉。他回头一看，见是同班的美女李瑾瑜，于是微愣了一下：“楚西陵？”

“呀！”李瑾瑜假装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我还以为是我以前的同学。”说着，她转身就要走开。

“等一下。”周文在后面叫住她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李……李瑾瑜，你跟我到这边来一下，我有件事正想跟你说。”

“嗯？”李瑾瑜迟疑了片刻，鬼使神差地跟着周文走向操场外的一个无人角落。不知为什么，她忽然觉得有些紧张，驻足问，“喂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“唔，也没什么，只是被你刚才那一下拍得很不舒服。”周文也驻足。他说话的语调忽然显得有点儿怪。

“是吗？你没事吧？”李瑾瑜略有些尴尬，惴惴道，“我……我刚才真的是认错人了，对不起啊。”

“对不起？！认错人？真的吗？”周文慢慢转过身，突然一把抓住李瑾瑜的手臂，猛力将她拖进角落中。

“啊！”周文的力气好大，李瑾瑜被他抓着，疼得眼泪都下来了，“你干什么！你弄疼我了！”她拼命挣扎着，却脱不出周文的束缚。

李瑾瑜抬起头，赫然发现周文那双眼眸不知何时竟已变得血红，而与此同时，她更看到了更不可思议的事情——

印在周文肩头的玉神符陡地爆裂了。猩红的符印破碎飞散，化作一点点细小的火星，霎时如萤火般袅袅飘散在夜色中。

李瑾瑜浑身冰凉，如堕冰窟，她的脑子里顿时闪过一个念头——

“怨灵！面前的人不是周文，这家伙一定就是那只怨灵！”

“少在我面前玩这种小把戏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片子。”周文的声音虽然很低，却奇冷无比。

李瑾瑜的脸色变得苍白如纸，她张嘴想大叫，却被周文抢先一步叉住了柔嫩的喉咙。

周文那双血红的眼眸像是可以一直看穿李瑾瑜的心底。

“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？我只想要回自己的身体，过正常人的生活，懂吗？”周文露出白森森的獠牙，笑了一下道，“别以为懂得造些低级符印就了不起。这些小玩意儿对我一点儿用都没有。多管闲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，当心我把你也吸成干尸！”他说玩霍地垂头，猛地吻上了李瑾瑜的唇。

天啊！初吻就这样被那个可恶的怨灵夺走了吗？！

李瑾瑜脑中此刻只剩下无比的震惊。她浑身犹如触电一样剧烈颤抖，呆呆地忘了挣扎。这一吻只有十几秒钟，但对李瑾瑜来说却恍如几个世纪般漫长。

“你长得很漂亮，我知道周文对你有意思，不过人类的容貌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”周文的嘴从李瑾瑜的唇上离开。他轻轻咬了一下李瑾瑜的耳垂，狠毒的话音中夹杂了几分得意，“记住，如果你不想变成一具干尸的话，最好离我远远的，”他抬手拍拍李瑾瑜的脸颊，缓缓松开抓着李瑾瑜的双手，转身从角落中走了出去。

望着周文远去的背影，李瑾瑜的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淌下来，她的心里已充满了委屈和恐惧。而这时她才发现，只一天的工夫，怨灵膝盖以下的部分已经全部埋进周文的头颅里！

李瑾瑜站在原地发了一阵呆，胡乱抹了抹脸上的泪水。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安慰自己：“没事的，一点事都没有，不就是碰了一下嘴唇嘛，就当给蚊子叮了一口！”

可是，那个粗暴的吻像一根针刺在心头，让她想忘也忘不了。

李瑾瑜心烦意乱地离开那个该死的角落，再没心思做任何事情，独自失魂落魄地回了宿舍。

幸好纪芸和戴淑贞这时都出去洗澡了，要不然被她们看到这种狼狈样子，李瑾瑜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解释。

她拿条湿毛巾把脸上的泪痕擦了擦，心情总算稍稍平静了一些。

“嘿，瑾瑜。”

这时候宿舍门忽然被推开，住在隔壁306室的徐烨悄悄溜进来。

这个徐烨也是从西昆市来的，早年曾经与李瑾瑜做过邻居，从小到大为人人都外向得很，属于那种整天蹦蹦跳跳，打打闹闹，说说笑笑的女孩子。她一进门，就无比亲热地攀住了李瑾瑜的肩膀：“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？一点口风都不露，瞒得这么紧！”

李瑾瑜听见这话一怔：“什么男朋友不男朋友的，你可别乱讲！”

徐烨坏坏地咂了咂嘴巴：“我刚才可都看见了，还敢不承认？”

“看见什么了？”李瑾瑜已经隐约猜到了徐烨的所指，只不过她宁可相信那件事还是个秘密。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。

徐烨凑在李瑾瑜的耳边，说了一句很要命的话：“我看见你和那个男生亲热了！怎么样？交待吧，他是哪里人？叫什么名字？在哪个班？”

李瑾瑜心中更添了几分烦恼，简直想大哭一场，可转念一想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哭顶什么用？她勉强笑了一下，装出并不在意的样子敷衍道：“哪有这回事，你看错了吧！”

“认识你这么久了，我怎么可能认错人。”徐烨指天发誓，随即佯怒道，“瑾瑜，你太不够意思了。这么不老实，我生气啦！”

李瑾瑜百口莫辩，只好低声央求：“好吧好吧，你没看错，是我错了。替我保密好不好，其实这件事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是……算了，以后再跟你说！”

徐烨狡黠地笑笑，道：“什么这样那样的。嘿嘿，不过你承认了就好，这次放了你！唉，说真的，多羡慕你呀，这么快就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了，我的白马王子又在哪里呢……”

李瑾瑜哭笑不得，只好在心里暗骂：“该死的怨灵，看我怎么对付你！能破玉神符就了不起啊，我就不信堂堂首穷派的嫡系法术还斗不过你这么个东西！”

好不容易打发徐烨离开，趁纪芸她们尚未回来，李瑾瑜连忙又给爷爷拨了个电话。

听李瑾瑜把玉神符拍在周文身上的异变详细描述了一番，爷爷那边这次似乎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末了忽然道：

“这个怨灵恐怕不简单，你还是不要管了。”

“呃？”李瑾瑜有些意外，随即不服气地说道，“可是爷爷，咱们首穷派怎么能看着魔怪作祟而袖手不管呢？咱们的法术又不是制不了那个小小的怨灵。”

“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了。那怨灵可以如此轻易地破除玉神符，这怎么可能……”爷爷像是在自言自语道，“可惜我双腿残废了，不然还真想亲自过去看看那到底是何方神圣。阿

瑜，难得你这么坚持，那就再试试苍灵符吧，你有三花护体，倒也不怕被那怨灵伤了，不过倘若苍灵符仍旧对付不了它的话，你就千万别再勉强了，我会让你哥哥去一趟。”

李瑾瑜虽然答应了，但噘着嘴老大不高兴：“爷爷就会小瞧我。好吧，这次不行的话，就让我哥过来。我哥的天殇术学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差不多有七成火候了吧。”爷爷的声音听起来颇是得意，“阿瑜，我看你得抓紧一点儿，如果那怨灵完全控制了你同学的身体，就有大麻烦了！”

李瑾瑜心中一紧，问：“什么麻烦？”

爷爷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怨灵一旦有了自己的身体，法力就会增强几十倍，阿瑜，你一个人在那边和它斗法，要多保重自己才行啊。”

李瑾瑜默默点点头，应了声：“爷爷，我知道了。您也多保重！”

说实话，周文今天的心情怪怪的。不知怎么，他总觉得自己的嘴好像碰过什么不该碰的东西，有些异样。

当然，被怨灵操控的那段时间里发生过什么，他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包括那个毫无柔情蜜意的吻。他只隐隐约约记得有人对他提起过楚西陵这个名字。

“喂，你知不知道楚西陵是谁？”次日的体能特训课上，周文终于忍不住悄悄捅了捅郑蔚，压低声音问。

“楚西陵？你问的不会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吧。”郑蔚像看怪物似的看了一眼周文，回应道，“我记得有本武侠小说里的武林盟主就叫楚西陵，日月神剑天下无双，他有个师弟叫上官柔，修炼无妄真气走火入魔……”

“你们两个出列！”体能教官大吼一声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登时把二人吓了一跳，“别人训练你们聊天！好，我给你们机会。站到一边去，聊够了再回来！”

周文和郑蔚面面相觑，只得出列站到旁边的树荫底下去“反省”。不料那教官又大吼一声：“谁叫你们躲到树荫下面去的？乘凉啊！”

周文和郑蔚见那教官一副铁面无私的模样，无可奈何地在众目睽睽下站到了操场中央。

天近中午，骄阳似火，汗水很快就在二人脸上肆虐起来，流成了一条小河，但他们惟恐再挨教官的骂，也不敢用手擦一擦。这一下，女生那边便也有不少视线被引了过来。

徐烨偷眼看看那边正在受罪的周文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对李瑾瑜做了个鬼脸，道：“站右边的那个就是你的真命天子吧？嘻嘻，心疼不心疼？”

“去你的。”李瑾瑜白了她一眼。

于是整队的女生就全都知道了周文是李瑾瑜的男朋友。女生们一个个用似笑非笑的眼神乜着李瑾瑜，臊得李瑾瑜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她狠狠盯了徐烨一眼，又用力挥了挥拳头。

徐烨见李瑾瑜眼圈都有点发红，心里大概也觉得自己做得比较过分，忙做了个道歉的手势。李瑾瑜却已别过头不再睬她。

终于坚持到了午饭时间，解散的哨声一响，周文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好家伙，照这么晒下去，岂不是要变成人干儿了。”

这话正巧被从身边走过的体能教官听到，马上没好气地哼了一声：“怕晒的话，特训时就别废话。否则下午继续把你们摆在这里当旗杆，我倒想看看你们能不能变成人干儿。”

周文闻言吓得一缩脖子，连忙垂头噤声，灰溜溜地拔脚跑开。没跑几步，却迎面又撞见李瑾瑜。

李瑾瑜看样子是有意等在那里的，她阴着脸朝招呼道：“周文，你等一等，我有话跟你说！”

“嗯？找我？”周文愣了愣，站住了。

“呵呵。”郑蔚向周文挤挤眼睛，“我先去吃饭了，你们聊吧。”说着，也不等周文回应，便自顾自地先走开了。

“你……你有什么事吗？”随李瑾瑜走到操场旁的僻静处，周文莫名其妙地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他搔搔脑袋问。

李瑾瑜“哼”了一声，咕哝道：“都是你干的好事，我算没脸见人了！”她抢上一步，用力握住周文的手掌，嘴里竟开始飞快地念起了咒语。

周文被她那柔软温暖的小手握着，更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：“你……这是干什么？我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李瑾瑜的手掌中骤然发出一道炙热的白光，周文大叫一声，眼珠顿时变成了血红色。他猛力甩开李瑾瑜的手，语调又在转瞬间变得如那晚一般邪恶诡异。

“臭丫头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！”那声音狞笑着道。

李瑾瑜退后半步，面带轻蔑之色：“别以为我怕你！玉神符没有用，那就试试我首穷派最厉害的苍灵符！”

周文抬起手掌一看，只见手心里有一道鲜红的符印正慢慢向肌肤深处渗进去，瞬息间已化作几道晶润的红线，沿着经脉流至肘弯。

周文满面惊色，陡地回手拼命卡住脉门，像野兽一样断断续续低吼着：“这……这不是朱砂符印……你……你是用处女血造的……”

李瑾瑜望着他，眼光中居然流露出一丝怜悯：“去吧，离开周文的身体，回到你自己的世界去。这里没什么是值得你留恋的！”

周文沙哑着喉咙叫道：“不！这就是我的身体！他该把我的身体还给我！”他突然大吼一声，箭一般地跑开去，转眼已消失在树丛中。

整个下午周文都没有出现在操场上。李瑾瑜拿不准自己咬破指尖画的那道苍灵符到底是不是起了作用，她一直有几分担心。

徐烨见李瑾瑜始终心神不宁，便趁休息的工夫跑到男生那边问了一声。据刘子枫说，周文好像是因为上午罚站中暑了，连午饭都没有吃，一直在医务室里接受治疗。

得知这个消息，李瑾瑜终于稍稍松了口气。徐烨于是怂恿她抽空去探望一下心上人，她确实想去——不过是想看看周文头上那只讨厌的怨灵究竟有没有真的被驱走。

不过，探访周文的打算最终没能落实，因为那天晚上校园里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凶杀案。

沼南学院分成东西两个校区，中间隔着一条宽阔的四景河。西校区沿河有一道土丘，那里住着为学校培育花草盆景的孤老头子。那一晚，两个学生无意间在灌木丛间发现了他的尸体，他脖子右侧大动脉被咬破了，浑身的鲜血被吸得一干二净。

那两个学生吓得连滚带爬跑下土丘，拼命叫喊，惊动了学校的保安。保安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，立刻封锁现场，同时向警卫署报了案。

凶杀案几乎立刻在校园中掀起了轩然大波。难道偌大的沼南学院只不过貌似平静，其实其中早已潜伏着一股不知名的邪恶暗流？

这样凶案在沼南城最近已经一连几桩了。从作案手法来看，那与杀害韩梅和孙永寿的分明就是同一个凶手。那是个怎样残忍的凶手？那家伙到底是不是人类？

“当心我把你也吸成干尸！”

李瑾瑜记起周文威胁她时就曾如此说过。她心里有几分打鼓，甚至开始怀疑土丘上的孤老头子是否就是被周文杀死的。

从被李瑾瑜的苍灵符伤到之后，一连几天，周文借着中暑的名义，始终没有再出现在操场上。李瑾瑜实在忍耐不住，只得鼓起勇气给他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里，她约周文晚饭时在校

门口见个面。

接到李瑾瑜的电话，周文显得颇为意外，但还是红着脸答应了。

“你小子交了桃花运，还不快请客！”程文远嫉妒地敲打着周文的脑袋，嘴里不停地嚷嚷。

就连郑蔚也忍不住道：“看不出来嘛，才进校没几天，就有美女倒追你！这种好事怎么就轮不到我呢！”

惟独刘子枫抱着胳膊靠在床上，一言不发。他的心里隐隐作痛是因为自打第一天见到李瑾瑜，他就暗暗喜欢上了那个长头发的女生，没想到抢走他心上人的竟是貌不惊人的周文。他心里一百个不服气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嫉妒像一条毒蛇咬着刘子枫的心，他握紧拳头暗自发狠：“哼，你们等着！我一定会把李瑾瑜抢过来的！”

晚饭时，周文独自一人如约来到校门口。李瑾瑜果真已经在那里等他。这晚的李瑾瑜穿了一身碎花连衣裙，身材婀娜，风姿绰约，让人怦然心动。

周文迟疑了一下，朝她打了个招呼：“嗨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”

李瑾瑜回头，本能地先向周文头顶上望了一眼。这一望，她的脸色立刻变得惨白。

那个怨灵竟然还在！它非但没有被苍灵符驱走，反而已有半个身体深深陷入周文的头颅中，只剩下腰部以上的部分还在空气中摆动。

李瑾瑜的嘴里一阵苦涩，心想：“连苍灵符都对付不了他，难道只能叫哥哥来了？”

周文见她呆呆地不说话，便伸手在她眼前晃了几晃：“喂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”

李瑾瑜一愣，回过神来。随即顺着他的话头敷衍道：“嗯，我突然觉得胃里很难受……不好意思，本来想约你一起看电影的，现在……我想回宿舍躺一会儿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周文皱了皱眉头，大概觉得有点儿遗憾，不大情愿地应道：“那就改天吧，我送你回去！”

李瑾瑜却急忙摆手谢绝：“不用了，让人看见了不方便。再见吧！”

看着她逃一样地跑开，周文纳闷地低声嘀咕了一句：“真可惜！怎么突然就胃疼了呢？”

望着李瑾瑜渐渐消失的背影，他若有所思，脸上的表情随即变得有几分僵硬。这瞬间，他也许没有发觉，自己的眼珠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血红色，而且连嘴角也露出了一种阴沉的笑容……

一个声音此时喃喃自语：“李瑾瑜呀李瑾瑜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用这种低级的符印对付我是不行的，多管闲事绝不会有好下场！”

邪恶的怨灵再度占据了周文的身体，他驱动着这个身体突然飞快朝李瑾瑜追过去。也许他已决心不顾一切地把这个首穷派嫡系传人吸成一具干尸，他可实在不想自己的大事被这个小丫头给搅乱了。

李瑾瑜一路回来，始终低头想着心事，浑没有意识到自己此时已处在巨大的威胁中。

怨灵驱使的周文很顺利地就跟到了她的身后，邪恶的手旋即抬起，蓦然向李瑾瑜猛抓过去。然而也正在这一刻，那手爪堪堪搭上李瑾瑜的肩膀，却突然像触电一样弹起，随后疾速缩了回去。周文的脚步骤然停顿，眼睁睁地看着李瑾瑜径自走回了女生宿舍。

“有意思，原来她有三花护体，难怪这么嚣张！”周文眯起眼睛舔舔嘴唇，低哼了一声，“走着瞧吧，首穷派！等完全控制住这具身体，我会回来好好对付你的！”

第二章. 法师的失败

“304的李瑾瑜，有人找！304的李瑾瑜，有人找！”楼下的老太太扯着嗓子喊。

李瑾瑜应声从窗口探出头去，就看见了那个高大英俊的长发男子。她立刻兴奋地朝下面挥挥手：“等会儿，我马上下来！”

戴淑贞躲在窗帘后跟着向外面偷偷张望，嘴里大惊小怪地道：“哇，大帅哥耶！李瑾瑜，怎么，你换男朋友了？不过这个可比周文强太多了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！”

李瑾瑜随手推了戴淑贞一把，不悦道：“胡说什么呀，那是我哥！”然后急急忙忙换了件衣服冲下楼去。

几天不见，李兵发现妹妹好像一下子黑了许多，多少有些心疼。他微笑着拉了拉李瑾瑜的头发，不无怜惜地道：“瞧你，怎么都成这样了。在这里是不是特辛苦？”

李瑾瑜点点头，嘟哝道：“别提了，教官严格得要命，有时候真是好想大哭一场！”

“不过，吃大苦通常说明可以学到真本事啊。”李兵拍拍背包，又道，“我给你带了瓶防晒油来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，先凑合着用吧。”

李瑾瑜“扑哧”一笑：“哥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讨女孩子欢心了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那种东西抹到身上腻腻的，我实在不习惯。你还是留着给我未来的嫂子用吧。”

“看来又要浪费了。”李兵苦笑了一声，略有几分黯然道，“像我这种人注定是要孤单一辈子的，你哪会有什么嫂子。”

李瑾瑜吐了一下舌头，知道自己无意间触到哥哥的痛处，便不再说下去。

在首穷派嫡系传人里，李兵的先天资质是几代都少有的。资质高，责任自然就大，所以从很小的时候他便被家人寄予了厚望，要把多年来无人修炼到顶级的天殇术发扬光大。那种法术修炼起来极度艰难，为此，李兵恐怕已注定要把毕生精力完全倾注于此了，他哪里还能分心去顾及自己的感情生活呢。

李瑾瑜轻轻叹了口气，有时候她觉得这个无比厉害的哥哥其实也挺惨的。

兄妹二人沿路出了校门，边走边聊。

李瑾瑜压低声音把周文被怨灵侵害的经过详详细细又说了一遍，说得李兵的眉头越皱越紧：

“连苍灵符都对付不了？这个怨灵很不简单。听你这么说，我现在怀疑……”他看了妹妹一眼，“你刚才说，那晚学校里有人被吸成干尸，事情恐怕就是他干的！”

李瑾瑜心头一颤：“当时我也这么想过，可是没有证据。”

李兵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苍灵符这么厉害的符印，普通的怨灵绝对不可能承受得住。除非……对了，难道是他？”

“谁？”李瑾瑜发现哥哥说这句话时，神情骤然显露出少有的凝重。她忍不住满是狐疑地追问。

“吸血獠。”李兵的牙缝里缓缓挤出了三个字。

“吸血獠？那是什么？”李瑾瑜一愣。这名字显然让她感到非常陌生。

李兵沉默了。一直又走出好远，他才忽然站住。

“那不是怨灵。那恐怕是一头吸血獠。这样就可以把校园里的几件事情都联系起来。吸血獠中了你的苍灵符以后，必定很快靠吸人鲜血增强了魔力，否则他挺不到现在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现在就更更要尽快除去他，一旦被彻底控制住周文的身体，到那时只怕连我都对付不了。”

“不过……”李瑾瑜有些担心，“倘若我们为此使用太有威力的法术，我怕会伤到周文。”

“不好说。”李兵摇摇头，道，“我的天殇术非常霸道，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，你的同学说不定会变成白痴。”

李瑾瑜很是于心不忍：“哥，我们真的要用天殇术这么厉害的手段对付他？那家伙当初对我说，他想要周文的身体，也只是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……”

李兵断然道：“吸血獠的鬼话怎么可以相信？这种魔怪吸人鲜血，十恶不赦。事不宜迟，你今晚就把他约出来。我找个僻静的地方施法，趁那家伙还没成气候，用天雷或者还可以把它劈成灰烬。”

李瑾瑜点点头：“好吧。我知道一个地方很少会有人去。我去约他，只是你施法时尽量注意别伤到周文，毕竟他是无辜的。”

李兵答应了：“我明白。一会儿等我施法的时候，你可以用灵神符护住周文的身体，希望能一切顺利。”

李瑾瑜“嗯”了一声，却似乎仍是有些放心不下。

李兵笑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周文了？这么关心他！”

李瑾瑜脸一红，佯嗔道：“哪有这回事，你又取笑我！你没见过那个周文，又矮又胖的，我才瞧不上眼！我要找个像哥哥一样帅的！”

李兵伸手拥住了妹妹的肩膀，颇为郑重地道：“帅不帅倒是次要的，关键要人品好。当然，脾气也还要合得来。”

李瑾瑜没有反驳哥哥的话。不知怎么，她的脸上此时忽然泛起了一些红晕……

石塔桥前面有一片拆迁留下的废墟，到处都是瓦砾砖块。由于太长时间没人光顾，这里的野草已经长到了膝盖那么高。

夜幕降临了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头顶的几点星光还在黯淡地发着光。

李兵走到废墟中央一片稍稍平坦的地方站住，闭目念了句什么咒语，随后用朱砂在身边画了一个巨大的符印。他盘膝在符印中间坐下，向李瑾瑜点了点头：

“阿瑜，去引他过来。”

……

今天晚上，周文的心里一直莫名其妙地觉得很烦，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。他本打算早点儿上床睡觉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电话铃却忽然响了。

电话是李瑾瑜打来的，听声音她似乎十分焦急：

“周文吗？……我哥哥来看我，结果多喝了几杯，醉得一塌糊涂。我实在背不动他了，你……你能过来帮我一下吗？”

这种事，周文能不答应吗？！他赶忙问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石塔桥上，你快点过来吧！”

“好吧，马上来。你等我。”

周文匆匆忙忙赶到石塔桥，桥边只有李瑾瑜一个人。

“不是说你哥哥醉了吗？在哪里？”周文看不到人，问道。

“在前面。”李瑾瑜指了指桥对面，低声应道。她的声音里此时恍惚隐藏着一种很复杂的味道，不过周文并没有听出来。

大概是嫌周文的动作太慢，李瑾瑜当先跑过石塔桥，却又折回来，一把拉起周文的手：“快点啦。”

不知是不是很少碰过女生，周文被李瑾瑜温软的小手拉住，脑子里顿时“轰”的一响。他也没再问什么，只知道云里雾里跟着李瑾瑜往前走。

二人七拐八绕地来到那片废墟上，李瑾瑜远远指着坐在符印间的身影道：“他在那里，麻烦你帮我扶他起来。”

“噢。”周文毫无戒心，大步走近李兵身旁。

然而，就在他打算向李兵伸出双手的一刻，意识里突然起了邪异的变化。

“吼——”潜藏在周文体内的那个生命陡地察觉到了危险，低吼一声，控制了这具身躯。周文的眼珠瞬间变得血红，嘴角也渐渐露出了白森森的獠牙。

李兵慢慢地站起身，满头长发无风自动，一双漆黑眼眸光芒闪烁。他盯着周文的头顶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瞒不过我的，出来吧，我知道你是吸血獠。”

趁周文一错愕的工夫，李瑾瑜飞快地动了。画在掌心的灵神符印上周文的后颈，一道青光亮起，顷刻便把周文的身体紧紧裹在中间。

周文大惊。他闷哼一声，十指伸展，瞬时现出乌黑发亮的利爪，转身猛向李兵扑了过去。

李兵不慌不忙，右手举起，一收一放。一道闷雷自半空中狂劈而下，废墟上骤然腾起了熊熊的烈焰。

这不是凡火，而是李兵画下符印召来的三昧真火。

周文“嗷”的一声怪叫，终是不敢以身犯险，急急向一旁跳开。

李兵已在符印间站起，反背着双手，气定神闲地挺身朝向周文。

“没有用的。”他一派高人风范地微微摇头，“你逃不出我所布的天殇阵！”

也许是担心惊扰到周围的居民，李兵没有像猫捉老鼠那样捉弄对手。他的右手捏定封魔印，念动咒语，立刻便准备再召天雷把陷在阵中的周文彻底劈成灰烬。

周文的肉体有灵神符保护，暂时不会受到什么损伤，但头顶那怨灵原身倘若被三昧真火燎到，多半就会瞬间灰飞烟灭了！他于是在三昧真火的缝隙中左冲右突，动作越来越快，可惜每次冲到符印的边缘时，都好像迎头撞上了一道无形的墙壁……

李兵终于念完了最后一句咒语。他的手一放，封魔印朝周文当头罩下来。

一旦被封魔印打中，全身法力就将尽失。周文当然知道厉害。他厉叫一声，突然一分为四。四个周文同时向李兵扑过去。他再也顾不得损坏自己的身体，天雷轰顶，数千年的道行就完了！

李瑾瑜知道厉害，登时情急大叫：“哥哥小心，那是分身术！”

这四个周文里有三个是残影，只有一个才是原身，一旦判断错误，哪怕仅仅被吸血獠的毒爪划破一点点油皮，那伤害都将是致命的。

封魔印落下，只打掉其中一个残影。李兵微一疏神，周文乘势出击，一爪竟插进了李兵的胸口。

“啊！哥……”李瑾瑜失声惊呼，险些昏过去。

然而就在这一刻，情势却有了意想不到的逆转。周文的手在插进李兵身体的刹那，竟猛地反弹了出来。

“呃！”周文大吃一惊，“你……你练成了谷衣心法？”

李瑾瑜又惊又喜，要知道这谷衣心法本是首穷派的无上神功，只有道行高深的法师才有能力藉此护体，想不到哥哥李兵的本领竟已修炼到这样高绝的程度！

周文尽量退得远远的，边退边暗中迭声叫苦。

食五谷杂粮，肉身即带有五谷秽气。谷衣心法却是将体内的秽气变废为宝，排在体外形成“谷衣”，这种心法练至“大成”境界，非但刀枪不入，水火难伤，而且还能医治自身伤势。

吸血獠此时尚未完全控制住周文的身体，许多厉害的法术根本使不出来，如此情况下，他又哪里能是李兵的对手！

不过，李兵显然也没料到对手的行动如此迅捷。他皱起眉头朝李瑾瑜道：“不行，这头吸血獠太狡猾了，我实在没办法再保全你同学的身体！”

李瑾瑜一惊，立刻明白了哥哥的意图。她的脸色变了，颤声央求道：“哥哥，求求你，千万手下留情！就算是为了消灭魔怪，伤及人命也还是要遭天谴的！”她见李兵并不收手，神情便越来越难看，霍然转向周文，大叫道，“放弃他的身体吧。你现在走，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！”

“放弃？呵呵……”周文突然狰狞地狞笑起来，“绝不！这本就是我的身体，为什么要我让给他？”

李兵深深叹了口气：“没用的，这家伙顽固得很。我们还是宁可遭天谴吧，与其留下他继续害人，不如现在狠心做个了断！”他低念咒语，探出右手食指凌空画出一道符印，大喝一声，“破！”

周文身上闪过一丛蓝火，护身的灵神符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不要！”李瑾瑜嘶声呼喊。情急之下，她猛冲上前，却被天殇阵轻轻弹开。

李兵双手齐放，半空中闷雷阵阵，三昧真火像泼了油一样，一股脑把周文裹在中间。

李瑾瑜呆呆地看着周文淹没在烈火之中，心里万分过意不去，含泪道：“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！”

可是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那盘踞在周文头顶上的怨灵突然往下一沉，喉咙以下的身体完全陷入周文的头颅之中。而此时此刻，他清晰地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亲切感。

这具身体终于不再被排斥他的控制，灵与肉开始合而为一！

这是何等美妙的感觉呀，为了这一刻，他等了整整一千年，一千年后的今天，他终于成功拥有了自己的身体！

周文缓缓伸出右手，三昧真火忽地涌上他的掌心，渐渐在掌心中凝结成一个上下翻腾的火球。

李兵大吃一惊，眼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。他退了一步，紧紧注视着自己的对手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可以做到？”

李瑾瑜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完全惊呆了。她的脑海一片空白，嘴唇微微翕动，却吐不出半个字来。

周文似笑非笑道：“真该感谢你才对，如果不是你的天殇阵把我逼到了生死关头，我和这具身体绝不会融合得这么快！呵呵，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你们呢？不知道首穷派传人的血是什么滋味，不过一定很补的，我喜欢！”

李瑾瑜陡然反应过来，大叫道：“你……你不能伤害我哥哥！”

周文冷冷地看了一眼她，咧开嘴，露出白森森的獠牙，道：“闭嘴！等我解决掉你哥哥，再来好好地招呼你！你三番五次地欺骗我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！”

“好大口气！你以为自己有多大能耐？”李兵“哼”了一声，不屑地道，“自古邪不压正，就凭你那几手旁门左道的法术怎么胜得了首穷派的真传！”他咬破食指，凭空连画三道符印，默念咒语轻轻吹了口气，那三道符印齐向周文飘去。

周文并不退缩。他站在原地眯起眼睛盯着那符印：“嗯，让我看看……第一道是紫幽符，第二道是青冥符，第三道是苍灵符，啧啧，三符合一，可惜你使得还不大地道！”话音未落，那三道符印突然在他掌心的火球上方停了下来，三昧真火一烘，鲜血凝结的符印顿时化为无形。

李兵心中暗惊。他的确没料到这吸血獠的法力竟会远在他之上。事到如今，已无退路可言。他狠狠心，奋力咬破舌尖，一口鲜血喷射出去，随即双手捏定封魔印，一声暴喝：

“五雷轰顶！”

“着！”几乎是在同一瞬间，周文不等李兵的封魔印飞起，他的手一送，那颗三昧真火